本是同根生

周天柱

“我真的没有弄明白，两岸清华一家人，为什么每逢介绍我们时，大陆主持人非要加重语气强调是来自台湾新竹？”新近参加北京清华大学在沪主办的研讨会时，新竹清华的汪教授冲着我“发起火”来，而类似的“抱怨”听到远远不止一回。尽管我再三解释这是主办方出于对远方来客的尊重而为，但台湾嘉宾却并不“领情”：本是一家人，何必非要分得那样清！

20多年来，两岸高校交流已呈“密集穿梭”状，而本是同根生的同名高校在海峡两边还真不少呢！谈及清华大学还较简单，北京与新竹各有一所。而说起交通大学那就复杂了，宝岛有新竹交大，大陆拥有8所：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、西南交大、北京交大、兰州交大、重庆交大、大连交大、华东交大。对于这本“交大家谱”，新竹交大的学者如数家珍。此外，两岸同名的高校还有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、苏州大学等。

我到新竹清华探访，学校建于离台北不到100公里的赤土崎，占地约1300亩。时至今日，两岸清华仍有那么多相同之处：新竹校门不忘母校本色，几乎就是北京清华校门的翻版；两校都秉承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；学子、校友高唱同一首校歌：“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……春风化雨乐未央，行健不息须自强”；校徽的图案完全相同，仔细看仅有一点细微的差别，北京清华校徽的下方多了一个建校时间“1911”；至今为止新竹的5任校长全都出自北京清华……

2011年在两岸清华的建校史上是值得隆重纪念的一年，北京清华迎来百年校庆，新竹清华恰逢建校55周年。此番新竹清华的汪教授来沪参加研讨会，喜滋滋描述了台湾清华校庆的趣闻。该校校庆组委会颇有创意，通过媒体向台湾民众公开征集取名为“清华”的“清华人”，欲筹组“清华同人会”。才短短几天，岛内东西南北就有数百位“清华”报名，其职业囊括了大学教授、艺术家、制片导演、教育局局长、医生、媒体人、律师等各行各业，而取名动因皆缘于清华：有的在新竹清华园呱呱坠地；有的其长辈就是北京清华人；更多的是其父母寄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成为清华学子……

现任教于台湾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的林清华，父亲在清华工作。当年校长梅贻琦专程前来祝贺孩子满月，一高兴便将校名“赐”给她作了大名。吴清华现为清华材料系学生，他悄悄揭密，取名“清华”是老父对他联考（台湾统一的大学入学考）的殷切期望。台湾海洋大学教授胡清华曾是清华分子生物研究所的研究生，他能上清华全是太太“逼”出来的。当年太太是新竹女中的高材生，而与他热恋的惟一条件是必须考上清华。

除了清华、交大外，一峡之隔的台湾中山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亦颇有渊源。1980年台湾中山大学开始建校，校址选在风景秀丽的高雄西子湾。该校官方网站强调，学校起源于1924年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广东大学（中山大学前身），校歌、校训和现在的广州中山大学大体一致。而说到苏州大学，则必涉及东吴大学。苏州大学的前身就是1900年筹建的教会学校——东吴大学。1954年，在旅台东吴校友推动下，台湾当局准许在台北市成立东吴大学法学院，1969年升格为综合性大学。现台湾东吴大学的英文名称就叫苏州大学，其校训、校徽与江苏苏州大学一脉相承。

悉数两岸高等学府，有着太多太多的缘分啊！本是同根生，手足一家亲！

城镇农村赶上来

周伟民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，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因为出口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，大量农民工进城，对中国的经济，特别是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同时，也促成了沿海城市的规模、人口急剧地增长。城市大了，固然对城市的繁荣、经济竞争力的提高，对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良性的影响，但同时对城市管理、垃圾处理、环境保护、治安，以及房地产需求、医疗资源需求、能源的需求等都带来巨大的压力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，因为大量农民的离乡外出打工，留下了大量“留守儿童”、“留守老人”，导致很多农村“空心化”，不少土地荒芜。

大城市的膨胀和农村的萎缩成为我们今后发展面临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如今，我们应将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建设上，逐步通过政策的引导，让在城市经过训练、掌握了一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小城镇创办加工制造企业，让大批的农民不远离故土，就能在当地工厂就业。同时，将进城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，以股份制的方式，以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，把农村真正建设成农产品基地和祖国的大花园。

灯花

也许，到了那一天，农民工的“回家难”会成为历史。大城市的房价，也不会再无限上扬，大城市的交通，也不会再那么拥堵。而小排量的轿车、工具车，产能过剩的家电行业，在小城镇有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；中国的文化产业，也会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而兴旺发达起来。小城镇和农村的经济良性发展，也能为各地地方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，为覆盖全民的养老、医疗保险提供充足的财力。小城镇的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，能充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机会。大量人才的加入，又能更好地提升小城镇的知识结构、人才结构和文化素质。城市和农村的悬殊差异逐渐减少，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逐渐缩小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能逐渐缩小。咱们国家将会呈现一种和谐、可持续、科学发展的状态，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局面啊！

新时代的『坐家』

董月光

2012年8月17日，也就是明天晚上，“九九关爱网”所有的朋友都会——“今夜无眠”！

因为他们的《博海拾贝——九九关爱网博客文集》将正式上架，会被喜欢她的朋友们买回家！哦，我的美梦也居然成真了。

“九九关爱网”的领导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为这本书倾注了太多的爱意！

记得2010年，也是在上海展览馆，那次书展是女儿她们的《创意世博》电视专题片的签售活动。我是以女儿粉丝的身份参加的。怀着近乎虔诚的心，“仰视”这些年轻的作者们，认为他（她）们头上的光环好耀眼！我对站在台前的女儿和与她排成一溜的年轻团队羡慕有加。望着他们头颈上挂着的牌子，我幻想着有朝一日，也能挂着这么块牌牌，那多有范儿！不过，希望真的很渺茫，就像高远天幕上的“寥若晨星”——我有点沮丧地告诉自己。

没有料到的是，一夜之间，我也成了“坐家”（坐在家中写文章的人），虽非真正的作家，但毕竟有了自己的作品。

明天，我作为《博海拾贝——九九关爱网博客文集》一书的作者之一，将站立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央大厅参加签名售书活动。

很难想象吧，一群退休多年的草根老头老太，很多是像我这般刚刚开了博客的朋友，有的甚至刚刚学会打键盘，居然是这本书的作者！

明天，我会穿上新买的深玫色的连衣裙，我知道自己虽然早过了花甲之年，可是，明天就像是庆祝自己的新生！因为我圆了一生的梦想——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。尽管这本书里只有一篇我的拙作——《上海的早晨》，不过，足矣！足矣！

我们这群老头老太们的头颈里都会挂着一块牌牌，大家都很新鲜。那是只有今天职场里的小白领、小蓝领才挂的牌牌哦。昔日的梦想那么快就成真了！真的像是做梦哦！

我头颈上挂的这块卡片上面赫然写着“月亮”二字——那是我的网名。

一切好有趣！好自豪！

到时候你瞧，满大厅的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本书的作者。百余名头发花白的草根老头老太和我一样，很偶然地走进“九九关爱网”，没料到，发现这里竟然有如此多志同道合喜爱写作的朋友。我们中很多朋友没有机会读“好多书”，我们中很多人都在农村中挑过大粪插过秧，我们中很多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喜欢读书。

夜光杯

今天，我们面对电脑，挑战自我，谱写出一篇篇人生的华丽乐章——我们是新时代的“坐家”！

采采厘辨

徐梦嘉 文/图

梦笔寻踪

几年前《西泠印社》杂志将一篇文章标题中的“采”误印成“采”，我曾以笔名“夕力”在该刊发文予以更正。

采与采正体看上去很像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。

“采”从爪（爫）从木，即手在木本植物上采撷，为“採”的先造字（摘采义正体归繁时用採）。甲文还有一款木上长果实的采（图一），更是生动形象的采之图。古代无人工栽培蔬菜时采野菜而食，故采又是菜的初文，菜的主字根。

“采”（biàn）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辨别也，像兽之爪分别也”。此说沿用至今。《辞海》亦云：“像兽之爪分别也，义为辨别”。

许慎编撰《说文》的汉代，已不知历史上曾经有殷商甲骨文字。甲文诞生和“流行”于商代，湮没在春秋战国。1899年甲文被发现，并从此有了甲骨学（研究甲骨文为主的古文字学）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。几代学者研究甲文，对汉字纷繁芜杂的构建、演绎、衍生等情况进行正本清源，知晓了三千多年来汉字无质的变化；以甲文为镜，就可以看出《说文》中一些主观臆测的谬误。同样，采的界定也是不精准的。

采，甲文作（图二），此字由“爪形”与“四点”两个字素合成，但看不出“兽之爪”为何这般。

反复研定，这是动物足迹的平视图，非三维之“兽之爪”。“爪形”实乃禽类足迹，而“四点”则系兽类的足迹。兽类足迹大体可分掌形的虎狼等，蹄形有鹿和野猪等，这里古人不再“硬分”，睿智地取可共通的泛图形。

简明劲健，天籁奇逸的甲文“采”之构形指兽与禽的足迹，其造字法则亦以两者的足迹为蓝本，在状形中进行集约、抽象、复合而成。兽禽足迹交杂进一字，此字自然也就产生了要分辨的意思。“采”便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初民在狩猎中寻觅到猎物足迹，首先想知道是不是兽，什么兽？是不是禽，什么禽？这种急切求辨识的心情。

综上所说，采字有兽禽足迹与辨识两个本义。我套用现代字词典的数字排序，把《说文》采的界定改一下：“采：1.兽禽足迹也。2.辨别，兽禽足迹之区分也。”此说不仅把兽增改为兽与禽，兽爪改成足迹。要强调的是，还把原文的“分别”换成“区别”，否则如仅“兽爪”形的分开之别，要辨析区别兽与禽两者特征的意思就出不来。由“分别”一词也可窥见许慎不知采为兽禽足迹合文。

和“采”配的字都离不开“辨识”或“足迹”之谊。田地里兽禽足迹频频自是“轮番”（番从采田），将其识别并了然于心便是“熟悉”（悉从采心）。

释（釋）另有字根“罒、幸”。罒为网；幸，甲文作（图三），即手（“一”形）从铐内抽出。采与罩配表示从足迹可辨知机敏的猎物已挣脱罗网套子了。

进而推及芸芸众生，在智者的“解释”和自身修行体悟后，告别混沌走出精神桎梏，心灵得以放下与解脱，遂臻抵“释怀、释然、释放”之新境界。于是乎有“采”参与的禅意盈溢的“释”也成为佛教别称。

图一采（甲文）　图二采（甲文）　图三幸（甲文）

唐采莲图（中国画）

平衡

临霁

马路边，一骑车人被两桶5升的矿泉水折腾得汗流浃背。这两桶矿泉水原本被车锁链条左右各一系挂在后座架上的，只因其中一桶矿泉水的拎环受损，失了平衡，全都滚落到马路边。无奈，骑车人只能将受损的水桶夹在后座上，另一只则挂在车把上，战战兢兢地往前推行。

毋庸置疑，在骑车人先前构建的平衡系统中，水桶上的拎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然而与车锁链条和盛满水的水桶相比，拎环却是最脆弱的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很不合理。骑车人依靠这样一种平衡方式骑车带物上路，多半是揣着侥幸心理。

而假如将铁链换成柔性绳索，例如涤纶织带，情形会怎样呢？重力导致的拎环形变将由织带来承担，则拎环受损的几率将大大降低。况且，织带柔韧性好，具有弹性恢复功能，不易被拉断。这样，由材质相近的水桶、拎环和织带所构成的平衡系统，就能保证骑车人安全地运送桶装矿泉水了。

平衡，看似简单，却蕴涵着丰富的哲理。平衡，不能停留在表观，须深入到内在。只有内在和谐了，构建起来的平衡系统才是牢靠的，才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。

今宵灯谜

李井和

破涕为笑

（六字常言）

昨日谜面：附耳过来（电器）

谜底：随身听

古镇的现代元素

陈 益

自以为对周庄了如指掌，昨天走了一圈，仍不免为古镇区增添的现代元素感到惊异。

摆在几年前，绝不会想象——老街上的客栈会延请法国设计师来设计。

“花间堂”季香院酒店，原本是一座三进的清代建筑——戴宅。以前做过民居客栈，传统的古色古香，现在大为改观。或许是为了让人获得“穿越季节的感官之旅”，房间的布局动了一番心思。说是对四季轮回的一种演绎，从浅浅的大地色，过渡到跳跃的橘色和深沉的紫色，并且用秋棠、墨兰、丹桂等花卉来命名。

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装潢时那些典型的明式圈手椅，居然涂抹银灰色或者明黄色，与传统的紫檀色迥然而异，令人不能不多看几眼。凝重的建筑空间里，色彩变得很丰富，也很俏皮，光线也透亮了许多。然而，总体建筑格局没有改变，粉墙黛瓦，厅堂陪弄，蠡窗临河，河埠入水，砖雕门楼上镌刻的“花萼联辉”四字，依然浸漫着时光的烟云。这样的酒店与众不同，很难用一句话给它定位。

与此类似的，还有一处马晓晖文化沙龙。那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建筑，粉墙黛瓦，门庭幽深。走进去，才发现天井加了玻璃顶棚，封闭了起来，向下投射自然光线，砖雕门楼和两侧的墙壁经过装饰，权作背景，使这个区域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小型舞台。观众们可以一边品茗，一边欣赏音乐。木质的庭柱被髹漆成耀眼的大红色，楼梯也是大红色，这跟传统的黑漆大相径庭，配上藤和玻璃制成的家具，倒也别致。四周则展示着马晓晖多年来创作的音乐作品，以及她的音乐推广之旅的照片。每一个细节，无不寓寄着艺术家的大胆创意。

马晓晖一直借助二胡的音乐语言与世界交流，被西方音乐家称之为“手持二胡和世界对话”。早在上海世博园“周庄——水洗出来的诗画水乡”案例展上，她就用二胡为游客们作过精彩绝伦的表演。如今，她又在古镇周庄创办艺术工作室，让游客近距离观看表演，也让艺术家来这里找到创作的灵感。

相比而言，正福草堂的江南文化元素保留得更多些。庭院进深，灯影重重，书案上檀香绕着古琴，“一团和气”匾额下陈列着古玩。但作为中式别院，房间里有软垫大床并安放了冲浪浴缸，底层全都做了休闲餐饮区，有沙发与咖啡壶待客，比原先的民居客栈终究上了几个档次，这无疑适合年轻人的口味。

将现代元素融入古镇，位于苍珩山庄的“纸箱王”值得一提。这个来自台湾的项目，玩的是纸箱板。所有的家具、商品，居然都是纸箱板做成的，包括船、鱼鹰、埃菲尔铁塔、盘碟和柜台，而且都是本色。纸做的时装包，能放在水里反复洗涤多次。纸在这里出现的频率，足以彻底颠覆我们的想象。在崇尚环保低碳的年代，用纸玩味生活、设计生活、创造生活，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观光。

老街上，还有“猫的天空之城”概念书吧，还有咖啡馆，还有版画沙龙。不久的将来，南湖边还会出现实景演绎的《春江花月夜》……

人们不是来走马观花，看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，而是参与其间，享受一种有品位的生活。显然，以沈厅、张厅、双桥为标志的古镇文化底蕴是不可改变的，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也永远不会放弃，但注入文化创意，使之更有活力，不正是与时代接轨吗？

七夕会 行旅印痕